

第拾叁册

朱子全書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主編

朱傑人 嚴佐之 劉永翔

朱子全書

第拾叁冊

上海古籍出版社
安徽教育出版社

本冊責任編輯：

王維堤

鄭明寶

美術編輯：

黃彥

本冊書目

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一
太極圖說解	六三
通書注	八七
西銘解	一三九
近思錄	一五一
延平答問	三〇三
童蒙須知	三六七
小學	三七九
陰符經注	五〇一
周易參同契考異	五二三

校點說明

理學的集大成者朱熹十分重視儒家禮儀的制定與推行，除了「貴族之禮」和「中央之禮」外，他還特別注意到了「庶民之禮」和「地方之禮」的制定和推行，其所作家禮一書，即是一部「庶民之禮」，而這本紹熙州縣釋奠儀圖，則是一部「地方之禮」。

在我國古代，釋奠禮作為學校中祭奠先師先聖的一項重要禮儀，早在上古的周代就已形成了制度。正如禮記文王世子所云：「凡學，春，官釋奠於其先師，秋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於先師先聖。」據文獻記載，周代釋奠禮所祭的主要對象為周公，而到漢代以後，才加入孔子。宋代的釋奠禮較之前代又有所變化，首先是將孔子尊為師聖，稱至聖文宣王，成為釋奠禮的主要對象。此外，還在唐代釋奠禮附祭顏淵、曾參的基礎上，又加入了子思和孟軻。同時，祭奠的對象還包括了孔子的高弟七十二賢人。這些特點，在紹熙州縣釋奠儀圖一書中，都有着充分的反映。

關於朱熹編撰此書的動機和過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已考述甚詳。朱熹乃是有感於

當時地方州縣學校缺少施行釋奠禮儀的標準樣本而爲之撰作的。爲了使其禮趨於完備並得以推行，他三屬其稿，並經過多次文書官牒的往復，才於南宋紹熙五年定稿，故名曰紹熙州縣釋奠儀圖。

此書在宋史藝文志卷三有著錄，記爲「朱熹釋奠儀式一卷」。然而宋刻原本已久不傳，今存者皆爲經後人訂補之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稱：「惟所列兩廡從祀位次，有呂祖謙、張栻，則其事在理宗以後。又有咸淳三年改定之文。檢勘宋史禮志載咸淳詔書，其先儒名數及東西次序，與此書一一吻合，與朱子益不相及。蓋後人隨時附益，又非其原本矣。」現據元史藝文志、內閣藏書目錄、文淵閣書目、國史經籍志、千頃堂書目、四庫簡明目錄標註及邵亭知見傳本書目等舊目，此書在清代以前曾有數種整理本行世。其中，如宋陳孔碩的春秋釋奠儀圖，即是紹熙年間於原本成書不久在其基礎上經考訂釐正，并附以訓說而成的。又如元張瑄的釋奠儀註一卷，其序自稱：「乃取朱文公所考訂自儀禮、開元禮而下，哀爲一編。」（見國朝文類第三十二卷）可見其書也是取朱熹原書整理而成。其他參考朱書的著作不一而足：如元大德間何元壽所編釋奠圖八卷，此本卷一至卷四爲釋奠服器，即朱熹所定；卷六至卷八爲侯國通祀儀禮，乃宋紹定間吳郡何元壽採摭朱熹釋奠儀禮及陳孔碩儀禮考正而成。然而可惜的是，以上諸種宋、元整理本已不見於今日各圖書館古籍善本目

錄，因此，今存本此書究係何人訂補而成，已難以核定。

檢各館古籍目錄可知，現存本書均爲清以後之本，清以前者均已不傳。應該說，這在朱熹的諸多著作中還是一個少見的特例。其實，此書到清代之後就已稀見。乾隆年間四庫全書在收入此書時，已難覓舊刻，而只能用一個清初的民間鈔本作爲底本。後來，錢熙祚又將此書編入專收孤本秘籍的叢書指海之中，也足以說明此書在當時確已很少流傳。實際上，此書目前傳世的鈔刻本也只有以上三種，即四庫底本、四庫全書本和指海本。

四庫底本是此書目前所能見到的最早之本。此本於近代以後輾轉流入李盛鐸（木齋）的木犀軒，現作爲「李氏藏書」之一，度藏於北京大學圖書館。此本是四庫全書底本有三個重要證據。其一，卷內鈐有滿漢大方朱文「翰林院印」。其二，書中夾有四庫謄錄人的署名。其三，書中有四庫底本特有的墨筆鈎勒校字，說明四庫本即直依此本清錄，而校字則皆不注明版本根據，觀其所校，又皆是鈔本中一些明顯筆誤，說明館臣在校理此書時，未能覓得他本，故只做了一些簡單的理校（臆校）工作。現以臺灣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與之勘驗，四庫本在文字格式上確與鈔本編輯後的底樣相吻合，惟刪去了卷末的「造禮器尺」一圖，此則未知何故。

與四庫底本和四庫全書本在版本傳承上不盡相同的乃是指海本，它也是此書現存最

早的刻本。指海叢書是清道光中錢熙祚由陳璜處得張海鵬借月山房彙鈔殘版，據自家藏書重加校補，並增入新書，仿鮑氏知不足齋叢書之例輯成。此書收於叢書第二輯，非借月山房舊版所有，而是熙祚新增。指海的收書原則爲：「凡古今之書籍佚而僅存，向無刊本，及雖有而道遠不易購，或板廢不可再得者，又或碎金片玉，別本單行，易於散佚者，……皆羅而聚之」（錢培讓、錢培傑指海跋）。可見，其所收之書皆爲世不經見的珍本秘籍。關於錢氏刊刻此書所據之底本，由於沒有文字說明，現已難以查考。然將指海本與四庫底本及四庫全書本相校就不難發現，指海本與後兩種版本之間有一些明顯的不同之處。如原書淳熙編類祀祭儀式指揮一牒後所附按語中，四庫底本、四庫全書本與指海本相校，均脫「有關禮典，誠非細故。其申請所降指揮」十五字。可能是四庫底本漏鈔一行而四庫全書本誤仍之故。這說明指海所依底本在版本傳承上是與四庫全書本不同的。當然，史稱熙祚校書，必取多本細加參校，其編守山閣叢書時，曾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大規模鈔校杭州文瀾閣書，想其刊刻此書時，也會取文瀾閣本參校。因此或可認爲，指海本是在四庫全書本校勘基礎上更上層樓的版本。

基於以上認識，我們此次校點，即以指海本爲底本，通校以四庫底本及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同時參校以他書中所引有關典籍。書後附錄，僅收與本書存本有關的目錄題

跋，對早期整理本的有關序跋，如元張翊的釋奠儀注序，則由於原書已佚，難以檢核，故不予收錄，特此說明。

二〇〇〇年二月 王光照 王燕均

目錄

申請所降指揮	一一
淳熙編類祀祭儀式指揮	一三
文公潭州牒州學備准指揮	一五
州縣釋奠至聖文宣王儀	二五
時日	二五
齋戒	二六
陳設	二六
省饌	二八
行事	二八
神位	三一

殿下兩廡神位圖

禮器圖

簋

.....

三六

簋巾

.....

三七

豆

.....

三八

俎

.....

三九

簠

.....

四〇

簠

.....

四一

犧尊

.....

四二

象尊

.....

四三

太尊

.....

四四

山尊

.....

四五

著尊

.....

四六

壺尊

.....

四七

冪尊疏布巾

.....

四八

洗疊 四九

洗 五〇

爵 五一

祝板拈 爵拈同 五二

龍勺 五三

簠 五四

造禮器尺 五五

附錄 六〇

申請所降指揮

行在尚書禮部據南康軍申：「照對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國家崇祀典、範民彝之意，申聞事。欲乞特賜申明，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鑄版行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深淺尺寸行下，以憑遵守。」及小貼子稱：「契勘王公以下冠昏喪祭禮，鄂州見有印本，但恐其間或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行鑄版。其州縣祭及壇壝器服制度，即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爲一書，鑄版行下。」尋行下太常寺去後，今據本寺申：「本寺今准省部符據南康軍申：「州縣春秋釋奠、祈報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循習苟簡。乞特賜檢會政和五禮新儀內合行禮制行下。」本寺今開具政和五禮新儀州縣釋奠文宣王及祭社稷并祀風雨師雷神儀注，并壇壝器服制度，頭連在前，欲乞省部行下本軍照會。其王公以

下冠婚喪祭禮文，欲依本軍所申，乞從本寺牒鄂州取索印本，候省部指揮施行。申部。」所
有太常寺元申繳到釋奠文宣王及祭社稷并祀風雨師雷神神儀注并壇壝器服制度，今折連隨
符前去，須至符下南康軍，主者候到，仰收管遵用施行，仍詳太常寺所申事理照會，符到奉
行。淳熙六年八月 日下。

淳熙編類祀祭儀式指揮

准淳熙六年十月二十日尚書省劄子，朝散郎權禮部侍郎兼侍講齊慶冑劄子奏：「臣嘗聞樂記有云：『禮節民心，樂和民聲，政以行之，刑以防之。』則知古先聖王所以治天下者，必教之以禮樂，然後輔之以政刑^(一)。四者之目，禮居其首，以明爲國之重事所當先焉。臣竊見政和五禮新儀，舊嘗給降印本，散於州郡，中更多故，往往失墜，自後郡縣之臣，循習苟簡，或出於胥吏一時之記省，漫不可考，故於春秋釋奠、祈報社稷、祭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起之節，鄙野不經，何以仰副國家欽崇祀典、宣明教化之意？近據知靜江府劉惇申，乞置造行禮冠服。及又據知南康軍朱熹申，乞檢會禮制行下。本部除已具申朝廷給降行下外，竊慮諸路諸州多有似此去處，相承固陋，取笑士夫，彼既不曾一一申明，則省部亦無繇徧行告諭，恐於藻飾治具未爲盡善。臣愚欲望聖慈特降睿旨，許令禮部、太常寺參稽典故，將州縣合置壇壝器服制度，合行禮儀節次，類成一書，措置鏤版，頒降四方，使若遠若近，有所遵守，庶幾聖朝典章文物，東漸西被，粲然與三代同風，不其偉歟！取進止。」